

評書「聊齋志異」選集

第九集

云翠仙

陳士和講述



編輯例言

一、評書「聊齋志異」選集是根據已故著名評書家陳士和的講述稿整理而成的。

二、陳士和的評書「聊齋志異」共有五十個節目，但講述稿保存下來的只有十四個，在可能範圍以內，這十四個節目將全部輯入這部選集。

三、這部選集出版以後，希望既可以作為廣大群眾的通俗文藝讀物，又可以作為評書演員演出的參考腳本。

四、整理工作主要按照以下的三個原則：

(一) 能不動者不動；能少動者少動，必須改動者則予以改動。

(二) 盡量突出原作涵有人民性的部分。刪除帶有封建、迷信和宿命論色彩的部分；刪除其中某些不健康的趣味和不合理的部分。為了使作品完整，必要時在情節和人物性格的刻劃上，也做一些增補的工作。

(三) 刪去冗贅重複的部分，並進行語言文字的整理工作；一方面保留作為口頭文學的評書的原有風格，一方面盡量使其簡潔精煉，便於閱讀。

五、我們力求以嚴肅審慎的態度來對待這一份口頭文學的遺產，但由於能力所限，一定会有很多不够妥善的地方，希望各地專家和讀者們指正。

云 翠 仙

今天咱們說的这个人，姓梁，学名兒叫梁有才，山西人。年紀也就在十七八岁，不到二十岁的样子，父亲母亲已經都死啦，既沒有兄弟，又沒有姐妹，就是孤身一个人。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兒家里就沒有任何财产，过着很穷苦的日子，赶到爹娘一死哪，家里还是一無所有哇！梁有才从小兒也沒有学会什么掙錢的本事，那可怎么办哪？只好就在街上流浪，——做个小买卖兒，要个小錢兒呀，净干这个。頂到二十三岁的时候兒，流落到了山东济南府。还是沒家沒業，在街上做小买卖兒——卖个糖啊豆兒啊，酸棗兒啊，桔子，苹果，鴨兒梨啊什么的。一连住上了好几年，慢慢的手里也积攒了些錢。赶到有这么一年，到了四月初，有一天，自己查看查看了貨物，这也应当添了，那也应当添了，正查着哪，个人一想：「哎！这不是貨物不多了嗎？不如先把它攔在一边兒，我这个劳累可也不算小啦。我呀索性歇几天，自己开开心，找个妓院，玩兒玩兒去！」

梁有才这天隨身帶了点錢由家出来，自个兒想找个地方兒先遛达遛达，然后回来找个妓院一住，遛来遛去，遛到了大道上。走了半天也就走累了，找了个树蔭凉兒底下坐了會兒，想歇歇腿兒回头再走。剛坐了沒有多大功夫，就聽見：「嘩楞嘩楞，嘩楞嘩楞。」梁有才心想：「这是干什么的哪？」就見从老远的过来了四个人，都挑着东西。挑着什么东西哪？梁有才虽说快三

十岁了，这种东西他并不認識！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是「四个挑兒」啊。挑着什么呢？挑着云馬紙錢，香蠟紙碼，就是上供用的东西。在每个挑子上都插着四面小白旗兒，旗子底下是盛东西的一个籃子似的，这种挑子的名字就叫「錢糧筐」呀。挑着「錢糧筐」的主兒，全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一个个都是憨壯魁偉，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頂草帽兒，穿着一件藍布的小褂兒，胸前有个白月光兒，上面写着：「某某老会」，脚下都是大酒鞋，唯独錢糧筐挑起来一走哇，四外有鈴鐺，晃起鈴鐺，嘩唧嘩唧山响。有經驗的人都知道，逢是有挑着錢糧筐的人走过去的时候兒，必然是哪兒有什么什么大会。

这四位挑錢糧筐的走到树林子里头，一个个都累的滿头是汗，四位一商量：「咱們歇歇兒再走吧！好在天色不晚，不用趕罗。」四位就把錢糧筐靠一邊兒攔下啦，都坐在树林子這兒休息。正合适梁有才也在树林子里坐着，左瞧瞧，右看看，不認識这是干什么的。跟着梁有才站起身就走过来了：

「辛苦，老儿位！」

「虔誠，您虔誠！」

「虔誠」是怎么回事啊？在过去，是上庙烧香的，要碰上了人，認識的也罢，不認識的也罢，見面兒就要道个「虔誠」。說的是：你給某佛爷叩头烧香有一片虔心，出于至誠。梁有才一听人家道「虔誠」，个人也就忙着答应：

「哎，虔誠，虔誠。」

「你有什么話說嗎？」

「我跟你們几位打听，你們几位是卖什么的？」

「卖……卖什么的？你拿我們开心哪？是你真不懂呀？」

梁有才臉一紅：

「实不相瞒，我还真是头一回瞧見这种东西，实不知道这里头装的是什么？」

「既然說你不認識，那就告訴你吧，这叫錢粮筐！」

「錢粮筐……？」

「这里面兒一边兒是錢，一边兒是粮食。这里头是云馬錢粮，全都是燒香应用的东西。我們是上庙燒香去，前面不是有庙会嗎！」

「噢！」

梁有才这才懂。听說有庙会，心里一想：「我还真不知道这庙会在哪兒，我要知道这庙会，在哪兒，第二天上市多预备点兒貨，赶个庙会，庙会上的人絕少不了，还可以多賺几个錢哪！」跟着就打听：

「諸位！什么庙啊？」

「岱山庙，离这兒可很远哪。从四月初一开庙，今年听会首們說，多一半兒还許多增加五天。每年开会是十天，今年大概是半个多月啦，熱鬧着哪！告訴你吧，那个地方兒呀，比别处庙会都熱鬧！」

「噢！很熱鬧？」

「对了，很熱鬧！」

「跟你們几位打听打听，这个会上逛会的跟烧香的人們里头……跟你們几位打听打听，內中可有……可有女的嗎？有大姑娘小媳婦兒嗎？」

「哎呀！阿弥陀佛！你怎么滿嘴胡說呀！你核計核計，庙会上还能短得了堂客嗎？」

后头那位急了：

「噤！你哪兒那么些話呀？别跟他往下談啦！」

这位就点了點頭。

梁有才还想往下追問追問，心說：「不是一共四位嗎，这倆人不理我，我問那兩位去呀。」

「跟您打听，您提的这个庙会离这兒有多远？」

「說起来也不算很远，大概今天到不了啦，明天一早兒可以到庙上。你也不用打听，路上走路的人多啦，有拿着香的，也有沒拿着香的，反正全都是到庙上燒香的，你要是打算去呀，随着人群兒就去了，無須跟誰打听。人家走你也走，人家到了你不是也就到了嘛？」

「噢！是是是！」

后头这位呀，脾气暴点兒，「得了得了！别淨坐着，走，咱們走哇，跟这个人有什么可說的呀！走！」

这几位挑起錢粮筐来，剛要走，梁有才說：

「这么着吧，我省得跟别人打听啦，跟你們一塊兒走吧！」

「别！别！咱們可走不到一塊兒！」

說話，嘩楞嘩楞錢糧筐一响啊，这几个人拔腿就走，核着就把梁有才一个人兒給擱在這兒啦！

梁有才楞了楞神兒，個人一想：「噫！不跟我一塊兒走不是，反正后頭縷縷有的是香客們，何必忌得跟着你們走！」從這兒梁有才就跟着燒香的人群兒走下去啦！人家走的快呀，他就許拉的挺老遠，好在后邊兒一撥兒挨一撥兒，他再跟后頭的人走。剪斷截說，雖然說這會兒天長了，走來走去也就快黑了。梁有才轉身一瞧，在旁邊兒不遠有個鎮甸，所有的香客們都進了这个鎮甸，梁有才在后面跟着也就進了鎮甸啦。進鎮甸沒有多远，有家客店，有些个香客進了店，梁有才一想：「大概是燒香的人，都應該住在這兒。」就跟着這些香客們也一塊兒進了店了。大伙兒一進店，店里的伙計一招待：「諸位香客虔誠虔誠！」有住這屋的，有住那屋的，有住正房的，有住廂房的。香客們都進屋里去啦。孤孤伶仃就把梁有才一個人給剩到院裡啦，也沒有人來問他，梁有才就喊上了：

「掌櫃的！掌櫃的！」

伙計趕緊過來啦：

「我說香客，您是跟着哪位伴兒來的？」

「我沒有伴兒！」

「噢，趕情您是孤行客官，來吧來吧，好在這兒還有一間房，再稍微晚一點兒呀，就沒有屋子啦，來，您請進吧！」

梁有才跟着伙計進到屋裡，伙計給他沏了壺茶，打了盆洗臉水，梁有才擦了擦臉，喝了點

兒水。

「香客！您打了尖了嗎？」

「沒有！我什麼東西也沒吃哪。」

「沒吃，給您預備什麼飯？葷菜我們這兒沒有，您要打算吃各種素菜，全齊備：豆腐啊，豆腐絲兒啊，面筋哪，您說吃什麼樣兒的素菜？就給您預備去！」

梁有才好歹要了点兒飯菜，一會兒功夫，伙計把他的吃的弄來了，伙計瞧他吃飽了，進來給他歸置出去，給他弄碗漱口水，漱漱口，又把茶給他續上點兒。

「您沒有帶行李嗎？」

「沒有！」

「您歇着，我們櫃上有的是鋪蓋，咱們給您找份兒干淨的鋪蓋！」

「要不要！這個月份，天氣一點兒都不涼，也用不着什麼鋪的蓋的。我合着身在這兒一躺就行啦。」

「好吧！哎，香客，可有一樣兒对不起您哪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這您可別多心，按說店房里头沒有這個規矩，沒有住客头一天剛吃完飯就跟人家要錢的。皆因為來我們這兒來住的主兒，沒有連住兩天的，全都是當天到岱山廟去燒香的，明天都赶头股香。走的非常的早，我們一算店飯賬啊，恐怕耽誤功夫，怕香客們起急。今天对不起您，您把店飯錢開下來得了。」

「好吧！」

梁有才給完了店錢，一瞧各屋都天燈了，怎麼？都惦记起早兒啊，不等天亮就得走，都趕頭股香嘛！梁有才跟着就睡了。一覺醒來，从屋里出來往院里一瞧，各屋里啊，是靜悄悄的杳無人聲，一個人都沒有了！嚇！这下兒可把梁有才急壞啦！因為什么呢？他不認識呀，他不知道这个岱山廟在什么地方呀！他一喊：

「店家店家！伙計！」

伙計趕緊跑來了：

「什么事？您嚷什麼啊？」

「你這個人！你可真耽誤事呀！」

「怎麼啦？我怎麼耽誤您的事啦？」

「你怎麼不叫我一聲兒呀？現在各屋里燒香的全都走了，就剩我一個人，這不是耽誤我的事啦嗎？」

「好！就算我的錯吧！昨天您可沒告訴我我到什麼時候兒叫您一聲兒呀！您頭天沒有說，您睡的香香兒的，我過來把您驚動起來，不又是我們的不對了，再說您也犯不上着这么大的急呀！您不是上岱山廟嗎？」

「是啊，人家都走了！我也不認得，我知道往哪邊兒去啊？」

「那不要緊！走了的人啊，都為的是到那兒去趕頭股香。不趕頭股香的香客也有的是，您看吧，路上男男女女的都是到岱山廟去的。您連問都不用問，隨着大眾的後頭走下去，就錯不

了。」

「哎呀！这还好，幸亏还有上那兒去的，要是沒有人上那兒去哪，你不就耽誤我了！」

「好吧好吧！」

不談伙計說什么了。單說梁有才，由起店房出來，到大道上一瞧：三个一群，兩個一伙兒，也有單行人，密密行行的往前走。隨着眾人后頭一塊兒就走下去了。書要簡言：天到巳時——上午十一點左右，跟着大伙兒來到了一座山下，他一瞧男男女女行人如云，全都奔這兒來了。又來到廟外一瞧：好熱鬧的一個庙会啦！廟門口兒兩邊兒搭起來了不少的牌坊，有高有矮，牌坊下頭賣什么的都有：賣小孩兒玩具的，賣香蠟紙碼的。

「請香這兒請吧！高香、箔、蠟、錠，諸位香客請香這兒請吧！」

吆吆喝喝的，熱鬧極啦！梁有才瞧了瞧是進廟的人，無論男女老少，每位都抱着香。有帶着一封的，有帶着兩封的——一封香是五股，兩封就是十股了。都拿着香進廟了。梁有才一核計：「哎呀，我瞧每位都有哇！對，我也得买点兒香帶着。」來到香攤兒這兒：

「虔誠您啦！」

「虔誠虔誠！香客，您帶福還家吧！」

「你賣的香多少錢一封？」

「一封香二百四十個錢。」

「噢！二百四十個錢！」

梁有才給了錢，夾着這封香，就从這兒進了廟，廟里頭一層殿，做什么買賣的都有，過了

头層殿，看見在殿头里有个大香爐，上头是大香筒，兩旁边兒都摆着好些个桌、椅、条凳，那兒有好些人都在喝茶，大概是舍茶的地方兒。梁有才也沒顧得在這兒喝茶，就瞧人家縷縷行行的都上了高台階兒，上了高台階兒就都往里去了，那是第二層殿。梁有才跟着进了二層殿，下了台階兒，就听：咚咚咚——当当当——鐘磬齐鳴，香火掌起来多高。瞧了瞧，屋里不成，进去不去人啦！也有往里挤的，也有往外走的。在大殿头里，摆着一溜供桌兒，在供桌兒上正当中是香爐。兩旁是蠟扦兒，蠟扦兒都很惹很高，大蠟燭点起来，冒起多高的火苗兒来，人們都集中在大香爐那兒，燒香的人多，挤得大伙兒誰也顧不得把香插在香爐上，只好把香点着了，远远兒往香爐里一扔，不大會兒的功夫，爐里的香就滿啦！香爐旁边兒有些个和尚們非常忙碌，每个小和尚提溜着一个大鉄筒——只要一瞧那香要燒尽了的，就赶紧用鉄筷子从爐里捏出来，盛到鉄筒里，就这样兒爐里的香还是一會兒就滿，一會兒就滿，香爐盛不下怎么办哪？爐头里有一个挺大的地方兒——香池子，也是香客們往里扔香的地方兒。后面圍着多少人，这位也扔香，那位也扔香。梁有才一看大伙兒都在這兒燒香，心說：「我也别抱着它啦，怪沉的。」赶紧来到香爐头里，把香攔地下，从这封香里头拿出一股来，这只手拿着这股香，划开了封紙，一边兒划着香，一边兒往左右瞧了瞧，就見东西搭着兩溜香棚，东棚跟西棚跪着兩溜人：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人还真不少。梁有才这么一瞧，还真瞧見了：就在东边兒跪着一个姑娘，看样子不足二十，也就在十七八岁。容貌風度别提多好看了。嚇！梁有才这么一瞧，心里蹦蹦蹦蹦这通兒跳哇：「我要是在她旁边兒跪一跪，我要跟这姑娘一塊兒一叩头，我們倆人下次在这兒拜天地呀，这比什么都好，这比什么都好。」这小子把这股香划开点着了之后，抱

起地下的四股香来，撒腿就跑。他跑什么呢？他怕刚才瞧见的那位女子走了呀！跑过来，到了女子的身背后一瞧哇，梁有才一核计：「这可不好！」因为什么呢？这位女子的左边儿也有个人，右边儿也有人；如果跪在人家的左边儿，可以朝右扭头瞧瞧这女子的面貌；如果跪在右边儿，能朝左边儿扭头瞧瞧他的面貌；可左右都有人啦！跪在头里不行啊，头里即便有地方儿也不行，怎么哪？你能举着股香一个劲儿的回头瞧人家吗？那叫旁人看见多不合适啊！前面儿即便有地方儿，也不能跪，还好，后面儿还多少有点地方儿。梁有才只好就跪在人家女子的后边儿啦！跪下啦，把那四股香搁在地下，手里举着香。他右手举着香，用左手扶着地，往前探身儿。他跪在人家后边儿，怎么探身儿也瞧不见人家的前脸儿啊。左往前探探身儿，瞧不见；右往前探探身儿，还是瞧不见！这股香呼呼的直往上着，火苗儿挺高，他左手扶着地往前探身儿，这右手非往后去不可，要往前伸呢就把姑娘烫着啦！他右手往后一杵，好！这一嗓子！就听：

「哎哟！嚇！我說你这香怎么往人臉上戳呀？」

「哎哟！先生，您虔誠，您虔誠！」

「虔誠？虔誠我这兒禿魯皮啦！有这么虔誠的嘛？」

好，赶情他后头跪着一个老头儿，正闭着眼在那兒禱告哪！这一下子，鬍子也着啦，腮帮子上烫的直冒黄油，老头儿一想：「这是善地，不能打架呀！」站起来就躲开他了。

梁有才这股香越烧越短，眼看就要烧手啦，又不愿意把他扔到香爐里去，怕一挪动这个地方兒叫别人占了！庙会上的規矩，誰也不准把点着的香扔到地下，梁有才举着这香屁股右手倒

左手，左手倒右手，燙的呲牙咧嘴的在那兒堅持！專管接香的小和尚兒在旁邊兒呀提溜着香筒，早看出梁有才的心思來啦！心里說：「我要不是出家人哪，沒有那么大的功夫兒接你的香去！」眼瞧着梁有才在那兒受罪，等到这股香燒到三四分長啦，這才走過來，過來一伸手：

「香客！把香底子扔筒里吧！」

「好！虔誠虔誠！」

趕緊把香扔到筒子里，一看手，燙出兩個泡來！小和尚兒把香接走了。嚇！梁有才这下子合適了，怎么合適了：手里沒有香，不燙的慌啦。兩手一合，跪在那兒低着头閉着眼禱告，他有什么可禱告的呢？哪兒啊，他是手疼啊！梁有才「禱告」了半天，手疼的稍微好了一點兒，睜眼低頭一看，他瞧見前面女人的兩只鞋啦。人家裙子往上一窺，跪在那兒，兩只腳探出來啦，腳好看，鞋做的也漂亮，梁有才瞧着，心里又是一通兒亂嘮。不顧得旁邊兒人多，往前一探身兒，把兩只手分開了，往下一按，正按在人家的腳上，雖說沒敢使勁，人家跪着好好兒的，有不回頭瞧的嗎？那意思是問：「你怎么啦？」可是還沒問出口來哪，梁有才先說話啦！

「姑娘您虔誠！哪兒呀，我跪的功夫兒大啦，胳膊發酸，沒留神，往前一栽，就碰到您的腳上啦。姑娘！您虔誠！」

又作揖，又陪笑，直說好話。

人家是燒香來的，當下雖不乐意，也不好再說什麼；搭拉着個臉，人家把兩條腿蹭蹭往旁邊兒一蹭，离开他有四五步遠。（这会兒在旁邊兒跪着的人少了，姑娘挪過去，頭里沒有擋着的了。）梁有才在后頭一扶腿，慢慢兒蹭，他跟着又蹭到人家后邊兒去了，這姑娘一看他又

跟过去了，臉一紅，一掉臉兒，眼睛一瞪，那意思要問：「你怎么啦？」他沒容等人家問，「姑娘，您虔誠！我在那邊兒跪的功夫兒太大啦，腿發酸，要挪個地方兒活動活動我的腿，您虔誠，您虔誠！」

又跟人家說了好些個好話。

這姑娘這會兒可真跪不住了，跟着人家站起身來，一扭身兒，出棚就走。梁有才一瞧人家站起來要走，他用手一扶地，趕緊站起來，在人家後頭跟着。走了沒有几步，也不知道是誰，給衣服揪住了，梁有才走不了啦，回頭一瞧，是剛才他燙了人家臉的那個老头兒。老头兒揪住他的衣服說：

「香客，我揪住你呀，你可別錯想。我可并不是因為你拿香把我的臉燙了才揪你，我告訴你我是怎么回事，我这个人就是好多管閑事，你干什么來了，我也瞧的清清楚楚，你跟人家那位女子說的什么，我也听的明明白白，老姑娘管你不管我也不問，我也不管你，我揪住你是為你，你那兒還扔着四股香哪！你那四股香扔在那兒怎么不要啦？」

「嚇！你撒手吧！你撒手吧！你这个人真是多管閑事。我不要了，勞駕你受累，送給你把它燒了吧！」

「好！我就替你燒了吧！你走吧，你走吧！但愿你從這兒順順當當的，多吉多利，沒災沒病，長命百歲，您多虔誠，你走吧，你！」

這才撒手。梁有才走了之後，這個老头兒過來把香拿起來，打開，點着了：

「老姑娘！我借缺德人的這股香，求您千千万萬多保佑，別叫我臉上起了泡啦，保佑我把

鬍子早点兒長出來吧！老娘娘您多慈悲吧。」

他這兒叨念着咱們不管，單說梁有才，這老头兒跟他一搗亂，揪住他說了半天話，趕撒手轉身再往外一追呀，糟糕！瞧不見這姑娘了。也不知道人家往哪邊兒去啦！梁有才這通兒跑哇，撒開腿，蹬蹬蹬，「當……！」「哎呀！嚇！」這下子正撞在腦袋上。什麼撞的？大香爐旁邊兒不是支出來倆耳子嗎？腦袋正撞在香爐耳子上，破啦！梁有才拿手一摸腦袋，一瞧手通紅通紅的，腦袋倒不覺得痛，手疼的可受不了，怎麼？手上的泡也破啦，叫血一煞，嘿！這个疼啊！梁有才這會兒也顧不得手疼腦袋破，接着兒往外追，一直追到廟外，站到廟門口兒。東瞧瞧，西望望，往南再抬頭找一找：「糟糕！不知道這個女子往哪邊兒去了？」一個人心里說，「這下兒可坏了！」急的蹬蹬蹬直跺腳，「哎呀，也許我跑的快，大概還沒出來！」站在廟門口兒中間兒，左出來一幫留神瞧瞧，右出來一幫留神瞧瞧。站的功夫兒可不小了，里头稀稀拉拉的沒有多少香客了。一想：「大概沒在后邊兒！可是到哪兒去了呢？」

梁有才沒有辦法兒啦，個人垂頭喪氣的，在廟門口兒又站了半天，眼瞧着天就要黑，梁有才只好往回走。走了半天，才走出了離着這個廟二里多地左右。這功夫兒路上就沒有多少行人啦，稀稀落落的，越走越沒有人，走着走着，忽然他往前一瞧，頭里有一位老太太帶着一個姑娘，離着他足有三四十丈遠近。瞧這姑娘的后影兒，梁有才心里一動：「這是剛才在廟里碰見的那位姑娘啊！……是她！……是她！」心里打主意：「看看！」在后頭緊走了几步，由起人家后邊兒往旁邊兒一竄，轉到人家頭里來了。竄到人家前面，扭回頭來一看，嚇！梁有才心里这个嚇呀，蹦蹦蹦蹦一通兒亂蹦。怎麼樣？正是在廟里碰見的那位姑娘。他故意把腳步兒放慢

了，慢慢兒一走，就又把人家娘兒倆放到頭里去啦。他在人家後頭離不了几步，慢慢兒慢慢兒的跟着人家走。就聽見這老太太說：

「姑娘！你到廟里參拜娘娘，這是很好的一件事，就求老娘娘保佑你得一個好女婿吧！我呀倒不希望把你許配個富王孫貴子弟，我沒有這個心，只要是我找一個能孝順我的女婿就算行了。」

她這句話，梁有才听明白了。嚇！梁有才心里這個高興：「哎喲！開了歸齊，趕情是母女倆。嚇！怎麼這麼巧？她正是來給姑娘燒香叩頭求娘娘保佑哇，要找我個婆婆家，只要是能够孝順就行，也不必富王孫，也不必貴子弟。好！我呀，過去跟老太太聊聊，保不住我這麼一片說，就許把老太太給說迷糊了，老太太一迷糊，可也保不住就把姑娘給了我！」心里想到這地方兒，很高興，緊走了几步，就湊和到人家前邊兒來了。他一扭身，正合適，跟人家對臉兒啦，過來伸手作揖：

「老太太，您虔誠啊！」

這位老太太趕緊還禮：

「噢！您虔誠！虔誠！」

「老太太，您府上在什麼地方兒住哇？」

「遠啦，離這兒怎麼着也頂四五十里地呢！」

「多少？」

「四五十里地吧！」

「哦，老太太，現在眼瞧天就黑了，道又不好走，四五十里路得什麼時候到啊？」

「哎！我們當晚絕不能趕到家了，在前面兒不遠有一家兒亲戚，是我們姑娘的亲娘舅，每年到這兒燒香，都住在他舅舅家里。」

「噢！這還好，這還好！……您這家兒亲戚虽然离這兒不遠，姑娘也走累啦，您在這兒稍候一會兒，我到那邊兒給您找兩個脚來吧！」

「哦？謝謝你，不要費心了……你……你先生貴姓啊？」

「姓梁，叫有才，原是山西人，由起山西出來，到山東這地方兒多年了，在山東作買賣。老太太，您老人家貴姓？」

「我姓云哪。」

「原來是云老太太！這位小姐哪？」

「這是我的女兒翠仙。」

「老太太，剛才我走到您背後，听了您跟姑娘說的話，我很佩服您的开通，還是您說的對，本來嘛！給姑娘找個婆婆家，何必忌得富王孫貴子弟哪，只要這個人孝順就行了嘛！老太太，實不相瞞，我也不是自夸其德，要說我呀，在家可就是个孝子，今天我上庙哇，就是為了讓姑娘憑這點兒給我找個好老婆呢！」

這位老太太一听，立刻滿面笑容，自己暗暗高興：「看這個人还真不錯，不如就把女兒給了他吧！」

老太太回过头來瞧了瞧姑娘，跟着低声就說：